



經疏義會通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釋經云此

司寇也。爽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主監賊也。在禹貢

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

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

四岳之後釋經齊世家云呂尚之先為四岳佐

於渭陽西伯繼而焉之曰吾先君望子久矣

於齊也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漢地理志太公以齊地易南

工之業通魚鹽之利由是人民歸之便者盡以魚鹽之利為民之便地所



謂工者女工為多今青齊淄莊持維德棣等州

則或百工皆具焉是其地也嚴氏曰齊魏唐三國相屬者豈以齊

府齊州今為濟南府淄州今為淄州縣濰州今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既音既矣匪雞則鳴音既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死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為矣故令君早起而視

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死當

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

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叙其事而

美之也瓊釋許氏曰此章謂雞既鳴則君當起之

亦有蠅飛之聲矣蓋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

東方明叶謨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叶謨日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瓊釋此

朝之法東方明矣則朝乃昌盛矣然非東方之明乃日出之光耳所以警其情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上言蒼蠅之聲也

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

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

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弄以子為憎乎瓊釋此章言

後豈不願與子同夢然禮不可違豈可肆其情乎况

今早起會朝頃刻亦且歸則大夫退後猶可為宮中

雞鳴三章章四句一章聞蒼蠅之聲而疑於耳二

乃極其情以致戒焉解頤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持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戒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姬是也增釋許氏曰古者太師奏雞鳴則君起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此詩蓋國君昏惰夫人賢明相警早出視朝之言不必為陳古刺今人作亦恐此詩之辭則官中之史無述君與夫人之言以成之也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狝乃刀之間叶君賢反兮並驅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僕許全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狝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有僕

利也釋錄毛韻注○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

利稱稱譽如此釋錄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逐也謂然

氏曰子之還揖謂我僕以子之能尚且而不自知其

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下

所習上之所教也故曰有所自矣○增釋許氏曰詩

記齊以遊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

○子之茂叶莫反兮遭我乎狝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

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狝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輯錄爾雅曰狼牡名
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反覆稱譽辭謝氏曰十萬人之

敝化生於一時之故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范氏曰表託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民之表也國君會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俟我於著

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

叶孫乎而尚

之以瓊華

叶芳

乎而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

輯錄屏

著通作

充耳以纒

音懸

纒

音統

統備五

曰青曰黃名舉一色而言也

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王者即所以為瑱也

東萊曰

氏曰昏禮壻往婦家親迎

去

既奠

其賜往而

也程子謂

御

音輪

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

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當時齊

婦至壻家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輯錄李氏曰堂

亦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

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及寢

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

叶於乎而

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輯錄謝氏曰其充耳則以

華瓊瑩瓊瑩英脩容盛飾非
不羨化借乎不知禮耳
○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

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此詩若借其親迎之

之盛飾禮雖殺
而願則遂矣

著三章章三句
由著而定由庭
而堂此其序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

兮履我即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
此即

以為興下章亦然蓋蓋蓋奔多在夜旦也詩
中之興語不相應義不相因者始見於此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闈兮在我

闈兮履我發兮

興也闈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一章章五句
此以日月
為次序

東方未明
即反
顛倒
反
都老
衣裳顛之倒
叶都
反

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
音別
必列
色始入○此詩人

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

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

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

故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
叶典
反

力呈反
力呈反
叶

賦也晞明之始升也
叶典
反
特日之光氣始升也

也

○折音哲柳樊圃故反狂夫瞿瞿反不能晨夜

叶羊反不夙則莫音慕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

孔氏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

貌夙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時然狂夫見之猶驚

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

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

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其一人○二章其其事三章則

勤則國洽情則政昏固其理也未日出而視朝或可以言勤而曰不夙則莫真可亮興居無節

號令不時矣然視朝之早若無大過者而其臣遽已怨怵與刺何歟蓋天下之道中而止聖人制禮因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由乎中也夫入之所自為不必能合乎中而見人之失中則未有不不能言者况為人上者可不謹乎雞鳴視朝之晚此詩視朝之早皆不能中聖人於齊並存之豈無意哉君子讀詩以自警則於應事必求合於中使無可議則善矣豈特居人君之位而於視朝之事為然哉

南山崔崔子維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

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

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去聲也齊子襄公

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爾雅襄公諸

公執一名允惠由從也婦人謂嫁田歸懷思也止語

公子隱公弟

辭○言南山有孤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

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且文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

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為而復扶又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綫如誰反雙叶所反止魯道有蕩

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履也綫冠上飾也屨必兩綫必雙物各有

耦不可亂也釋經呂氏曰屨與綫為耦雖五兩各相

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從反其畝莫後反取七音反妻如之

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大反上

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

畝釋經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

從韓詩作由云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此見治事

故用語相呼而為興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

得窮其欲而至此哉

○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此起興與上章同

南山四章章六句釋錄輔氏曰歸止前止

曷又懷止從止鞠止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而莫之正也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

齊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縹音曰女有

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

齊侯于濼鹿洛二音齊遂及文姜如

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責而各齊侯夏四

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去声又公公薨于車

彭生多力使與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

魯桓也傳具事之本未以見無人道者必蒙首

戒也

無田音甫田維秀羊九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此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秀嘗苗之草也驕驕張

王並去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

而力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盡

則心勞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

勞而無功也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反是則可乎

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思遠入者也妄想

○無田甫田維秀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且

比也桀桀猶驕驕也皆狼秀侵凌嘉穀之狀怛怛猶

忉忉也

○婉兮變叶龍兮總角卯古患反叶兮未幾居豈見

兮突而今兮

比也婉變少去声好貌邠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

然高出之貌輯錄釋文曰卒相見謂之突○韻弁冠

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載弁以出者非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通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為政其道皆然輔氏曰鍊欲者無卒成之理循理者有美成之功輔錄呂氏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成而大微者成而著厥德脩用覽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前二章示人以戒後一章示人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入之遠者非果不可來也先近而後遠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而漸致不可躡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可以忽然而見其非小非不可以為太近非不可以為遠也果欲躡等則小務大而大終不可為忽然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哉之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
輯錄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云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
令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仁與鄭風叔于

田所謂仁者同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鬢推音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
大環貫一也小環也
鬢鬢鬢好貌

盧重音梅鉤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賦也鉤一環貫二也
二大環貫一也小環也
偲多鬚之貌春秋傳

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左傳宣公二年宋華元伐鄭敗績被囚逃歸宋

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譏其多鬚貌美而無能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仁則美其德也
貌也所美非美然此類是也
偲與偲則美其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古頤反叶齊子歸止其

從才用反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說文曰曲竹捕魚魴鰈大魚也歸歸齊也

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

不能防閑文姜韓錄胡氏曰魴鰈皆魚之可制者

地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文姜本

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采子曰故

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魴以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鯁如雨亦多也韓錄

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

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

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馬則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反嬰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

輯錄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

其母失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

人姜氏如齊師輯錄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

矣夫夫人之行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

齊侯于穀燕穀皆齊地祝丘防皆魯地會之數

公縱其母之欲也輯錄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

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

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得故泉冰賦許穆夫人

思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亂作聖人錄於國風

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吾乎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載驅薄薄音各鞞弟朱鞞音郭魯道有蕩齊子

發文叶祥

賦也薄薄疾驅聲鞞方文席也鞞車後戶也鞞文必防故曰

方文席蔽車之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

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

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濟濟子禮垂轡乃禮魯道有蕩

齊子豈開改第叶待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柔貌豈第樂易也

言無忌憚羞耻之意也豈第本為盛德人稱此入爾者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行人彭彭必亡魯道有蕩齊

子翺翺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竟音境○增釋許氏曰詩緝汶水

有二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大山東至安丘入

維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魯氏入

濟者徐州之汶也又維者青州之汶也今臨清新開

馬之貞記汶水東出原山西南流過萊蕪奉高汶陽之

城南則城之北又西至龍山南分為西派其南河至陽

南其北曰汶河同流至壽張安民亭與北齊合凡東

豕祖來之陰岱嶽之湯諸山溪澗之水皆源於汶魯

人之多亦以見其無耻也

○汶水滔滔叶刀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

子遊教

賦也滔滔流貌德德衆貌遊教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其文姜之謂乎四章皆是此意反覆譏刺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

雖抑之而又若揚之也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

揚之則威儀又當何如哉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

輒蹌蹌毛注巧趨貌傳蹌蹌翼如也按論語趨字下連翼如之文謂張世端好如鳥舒翼趨足容翼手容趨蹌止言足容蓋趨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

者必翼一日舞貌儀技藝之美如此輯錄通釋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

皆威儀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

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侯

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象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

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

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

鵠音伏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據皮曰鵠畫布曰正射

澤宮為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此所謂射則賓射也鵠所射之主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

所以直已志或曰鵠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為俊是以

取名淮南子曰鴻鵠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有為正正鵠皆為之捷黠者絲見

賓之初筵謝氏曰侯猶今之射梁正猶今之箭帖○
周禮辨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實射
用采侯燕射用獸侯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二以為
之復故曰獲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侯而居一

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
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

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

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增釋

道曰龜山云九月丁卯子同生日子同者正名其為
桓公之子也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其詩曰甥我甥

弓則明莊公非齊侯之子也莊子之生桓公六年也
至十八年始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左傳因載申繻

諫與桓公請齊之事則前此文姜未嘗知齊也此春
秋所以為別微也今傳取之說春秋者當以此為正

○猗嗟變叶龍兮清揚婉叶許兮舞則選叶靈兮射

則貫叶高兮四矢反叶孚兮以禦亂叶靈兮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

明眉上廣則見其婉然而美傳釋君子借若選異於
及野有蔓草與此篇各不同而義則一也

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

發四矢輯錄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四矢象有事於四

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

亂輯錄范氏曰射足以禦如以金僕姑射音南宮長

上萬可見矣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魯與宋

猗嗟三章章六句反覆譏刺輔氏曰射者男子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伯循曰夫死從子通

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下治民人

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

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去聲

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

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莊公之罪在此輯錄輔氏曰趙子之說義理之

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

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

見矣輯錄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夜藝之美而以嘆息

之詞發之是其人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自猶嗟

而下句句是無美處節節是數不滿處詞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齊俗惟輕深相尚焉奔之事惟東方之日一篇而已

民間荒穢未甚也而襄公以一國之君居萬民之上禽獸其行肆為元惡其罪不可勝誅矣聖人著之而魯桓莊之醜亦有不容掩

者蓋天下所同惡之人雖父母之國不可諱也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輯錄孔疏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皆河東界魏

境內有其都爾魏不若其都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

西南枕夫河曲北涉汾音水其地陘隘而民

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輯錄鄭氏曰昔舜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此儉約之化於是猶存周初以封同姓後為去

下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輯錄左傳云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

也閔公元年晉獻公滅耿胡買州今河中府解胡買州

即其地也輯錄解州今隸蘇氏曰魏地入晉夕

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抑

鄙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音杭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魏詩為晉而作以矣然國小無政以非晉事儉高備急與勤儉質朴亦不同直以為晉詩不可也故蘇氏朱子之說皆有疑字輯錄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代之風化焉

糾糾反吉勳葛屨可以履霜反摻摻反女手可以

縫裳反於要之反紀力之反好人服之叶浦之

興也糾糾反絲戾寒涼之意音夏葛屨冬皮履反

夏葛屨猶絲絲給所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雖夏猶當用皮摻摻猶織織

也音女婦未廟見音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音

此而然後執婦功音婦入三月乃見舅姑之廟音若舅姑則士昏禮云質明養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音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亦未成婦也

要裳要音練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陘隘其俗儉

嗇音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

蘇氏曰履霜已用葛屨矣至於暑又將何所用乎婦未廟見已使縫裳矣則執婦功又將何所使乎愚謂葛屨不可以履霜女子未可使縫裳又使治其要練皆處事之失宜者故以語相呼為興

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音葛屨履霜自

儉嗇者言之女手縫裳自褊急者言之夫人之情儉嗇者必褊急也

○好人提提反徒兮宛反於阮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

勅帝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音委曲音避順貌

讓而辟者必左音當主故就客位音搯音髮用象

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

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容儀服飾雖為大人而中心褊
急實不稱其外也蓋表裏之不相符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葛屨一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前章直刺其褊後率美其容儀服飾

而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高履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扶云反子豫反言采其葇音慕彼其之子

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與也汾音噴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音隄洳

音茹又並平聲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

毛刺可為羹輯錄孔疏陸機云莫葦大如箸赤節節

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

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去聲禮

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此以二彼字相呼為興然其儉嗇

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兩句轉其語而譏之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部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扁鵲

輯錄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英華也公行即

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蕡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

如玉珠異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蕡水音音也葉如車前草音

孔疏蕡牛脣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寫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

以卿大夫之適音音子為之此與前篇可謂知君子之

初麗姬之亂詛無裔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寘卿之適子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注云無公族故廢公族之官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公族比公路公行為貴故一詩之意自輕而重也○增釋

許氏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來莫來桑來蕡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事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音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詩黎反子曰何其音音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齋反

興也殺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毛氏本作曲合樂曰歌此易其文如

此蓋歌必合於琴瑟謠則徒歌而已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

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殺矣心有憂則我歌

且謠矣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而為興也輯錄程子曰此詩憂

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亡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

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

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

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

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

矣。氣象迫促危亡之兆也。然惟智者明之而愚者昧焉。故不免乎嗟嘆如此。○增釋許氏曰：園有挑則

其實之穀矣。心之憂則歌且謠矣。不知我者見我之

歌謠則以為傲世陵物也。於是答之曰：彼為政者之所行果為是乎？所言何為如此也？是則我心之憂矣。誰復能知之乎？然初不難知其莫知者以不思耳。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

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

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輯錄押雅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東為棗。並東為棘。蓋棗性重喬

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本章注轉有赤白聊且

略之辭。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謝氏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也。愚謂歌謠極至也。罔極言不足而又出遊以其憂之難寫也。

其心縱恣無所至極

園有挑一章章十二句。憂患之意。反覆道之。輯錄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

之已覆也。園有挑之憂憂魏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

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

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朱曰岵此本毛傳字誤也上猶

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

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

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平慎之哉猶可以來

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

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去人所獲也

○陟彼岵起音兮瞻望母叶蕭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注見上章季少去子也尤憐愛少子

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

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鹿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

夙夜必偕叶舉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反

賦也山脊曰岡增釋曰岵曰岵曰岡蓋所思漸高而瞻望期可及也必偕

言與其儕林皆反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輔氏曰既思

母又思其兄既想像其所以念已者又想像其所以視已者斯人也必能以觀之心為心也愚謂三章皆

以慎言則凡所以謹其身者宜無不至矣

陟岵三章章六句以父母兄為次序。○觀陟岵而

鼠而魏之所以賦其民者可見

十畝之間叶居反兮桑者閑閑叶胡反兮行與子還叶音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

聽為場圃之地者輯錄呂氏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為定數也閑閑往來者

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

樂音仕於其朝音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

此輯錄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

○十畝之外叶五反兮桑者泄泄叶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一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公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貍音暉兮。彼君子兮不素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為車者寘與置同干厓

也漣風行水成文也倚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反

倚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倚見大示師是也種

之曰稼歛去聲之曰穡輟錄孔疏以稼穡相對皆先

則相胡何也一夫所居曰廛輟錄謝氏曰古者一夫

通為宅孟子曰五持亦獵也豳貉類素空餐食也○詩

人言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今乃

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輯錄群願曰車非

然欲稼穡者必之平原隰河干固非稼穡之地也非

不可用以狩獵也然欲狩獵者必之平山林河干固

非狩獵之處也謂不稼穡而不粒食不狩獵而不肉

食蓋無功不以微裨而苟得亦不以沮抑而自悔其

厲志如此亦可以為賢矣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雖

曰彼君子者真可謂不素餐者矣贊美之詞也

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

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

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不空食者

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屬志蓋如此前二

其事中四句推其志後二句贊其人輟錄後漢徐穉

字穉子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今豫章

城內有穉子亭世皆景慕焉由其厲志守義而然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兮。河水清

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

曰億。蓋言禾粟之數也。輯錄孔疏：禾粟之數，謂川禾之把數。獸三歲曰

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兮。河水清且淪，猗不

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鷄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素門反叶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困，圓倉也。鷄，鷄音屬。孰，食曰食。輯錄通釋曰：有

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必人人自耕

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伐檀，君子意正

如此，故詩人美其非貧樂賤，雖不耕用而不苟食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補美之意，反覆道之。陸站思

園有桃，有憂亂之心，十畝之間，有去亂之志，則皆見幾者也。魏雖小國而有賢如此。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叶果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此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輯錄廣韻：古亂反，事也。謝氏曰：訓事。

集傳訓習當從古患反。顧念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叶干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歸恩猶言感我之恩惠也輯錄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直猶宜也反蠶食之所以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

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反毛長呼也言

比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

既往樂郊則無復扶反有害已者當復為去聲誰而永

號乎

碩鼠三章章八句得所得首則就利誰之末號則

彼樂土固畏從政者之貪殘而欲去然亦未知所去者何土下言樂土樂土猶是意望料想之辭得樂土而居之其得我所乎次言得樂國而居其得我養生之道乎上二章食黍食麥固可見其貪殘至於南而未秀者亦已食之則其貪虐尤甚所以其民尤急於去也樂土樂國猶

有已所欲去之急則邑外之郊亦姑往之惟恐出此境也然樂郊樂郊又將長號於誰使之極我乎可見其民窮蹙之甚進退無據不聊其生國其可久存哉逝發語辭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魏國土地削小儉裔褊急

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民人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輔氏曰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魏乃滅於惠王之十七年才五十六十年耳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六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音杭

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

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悉協反乃改國號曰晉

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增釋許氏曰今考堯都雖

譜謂晉陽蓋封叔虞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其子燮以晉水所出改為晉侯晉陽實晉水所

出則唐叔虞之始封在晉陽矣唐以堯得名晉

以水得名其地一也孔疏燮生武侯成王封為

成侯服人成侯曲沃穆侯徙絳昭侯
以下又徙翼及武公奔晉又都絳也
其地土
瘠音籍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去聲遠有堯之遺風

焉輯錄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
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張南軒曰堯之遺風

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

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輯錄通釋曰武公能

唐之號能冒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號君子欲

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

焉然則晉詩稱唐見曲沃武公滅宗國之罪而

魏風首晉又以見曲沃獻公滅同姓之惡世變

如此春秋故唐叔所都在今大原府曲沃及絳

皆在今絳州輯錄太原府即今大原府曲沃及

大絳今平陽府為縣並隸山西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

月其除音慮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居好音呼

樂無荒音荒良士瞿瞿音瞿賦也蟋蟀音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

或謂之促織輯錄蟋蟀一名蟀一名蟀一名蟀一名蟀九月在堂室有戶

為堂此與豳風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音洛也

九月在戶相合職主也瞿瞿却顧之貌輯錄其○唐俗勤儉故其民間

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

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

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不可不樂然其

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

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不可過於蓋亦顧念其

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

而却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善於為樂蓋如此

其居答其憂也好樂無荒作其勤也良士蓋其民俗

瞿瞿音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蓋其民俗

之享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輯錄通釋曰自堯而至

於周蓋十餘年矣而其

風化流傳固結於唐人心之故其民間質實勤儉之習親愛和樂之恩警戒忠告之情備見於詩此其俗之所以為厚也辭順曰勤者生財之道儉者用財之節聖人教人不越乎勤儉而已夫勞苦者人情之所畏然而不可以不勉逸樂者人情之所喜然而不可以為過也必也致其勤於三時之久而享其樂於一時之暫則其生財不匱而用財有節矣倘恐其或過也又戒之以思其職之所居夫斯民之職不在乎他男桑麻紡績而已矣誠使男女各盡其職之所當為則粟有餘粟機有餘布老者衣帛食肉少者不飢不寒而於仰事俯育之間可以沛然有餘雖良士之長慮却顧亦不過如此而已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叶力反無已

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叶以衛反

賦也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其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

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思其外則不止於思其居

近憂故當思慮在事外也思之蹶蹶動而敏於事也動即動

動之義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叶他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反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庶人乘役車孔疏曰役車可載任器以供役乘

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愒過也休休安閑之貌樂而有

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輯錄輔氏曰庶人之役車

也職思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始則矍矍然而

以樂而謂之良士爾其意皆自近而遠自淺而深是

則所謂憂深而思遠者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勸人為樂之意友履道之輯錄

本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夷之遺風未亡也朱子曰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箇不放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便又說無已大康通釋曰此詩必曰蟋蟀在堂而後曰今我不樂則能不游于逸矣既曰今我不樂又曰無已大康則能不淫于樂矣曰識思其外則嚴戒無虞也曰好樂無荒則無怠無荒也以詩人之克勤克儉所憂所思雖無唐虞君臣之德業而其發於詩者與伯益告戒之辭同歸共貫信乎前聖遺風之遠也

山有樞

鳥侯昌反隱有榆夷周反子有衣裳弗曳

弗婁

力侯反子有車馬弗馳祛尤反究阮

其死矣他人是愉

他侯以反

興也樞

難之田也今刺去愉也音也輯錄

針刺如栝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愉之皮色白者名枲郭璞云枲榆先生葉却著英皮色白

亦曳也

輯錄曳牽也引也馳走馬曰究坐見

貌愉樂也○此詩蓋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故言

山則有樞矣隱則有愉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

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為已樂矣此亦

相呼蓋言不可不及時為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

矣為其舉死亡以為說也

○山有栲

音考叶隱有柎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

反子有鐘鼓弗鼓弗考

叶去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

興也栲山樗

抽居也似樗色小白葉差切狹輯錄

曰栲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漆相似如此柎音也葉似杏而尖白色

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

保者有也

○山有漆七音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洛音且以采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輯錄曲禮下云士無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

未長此日也此篇衣裳車馬宮庭鐘鼓酒食日鼓瑟

憂深思遠而善於為樂蓋如此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勸人為樂之意反覆道之

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

亦憂深思遠也○增釋此詩宛其死矣他人是

倫是保入室之意豈果有其然乎詩人無非勸

人及時為樂之意若上章好樂無荒其言有制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素衣朱襮音從子于沃音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

比也鑿鑿嶮巖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

純音也繡黼為領丹朱為綠也輯錄郊特牲云繡黼

禮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子指桓叔

也沃曲沃也輯錄疏云地理志今隸解州○晉昭侯封

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輯錄按左傳史記晉

日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為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

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末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為桓叔後七年晉大臣

誅潘父後六十年桓叔之孫武公終并晉國其後沃

詩經卷之六

弱而石嶢巖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

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鄙晉之

之盛則人心有沃而無晉矣輯錄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以此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

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

○揚之水白石皓皓胡老反叶素衣朱繡叶先

從子于鵠叶居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叶一

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利新我聞有命叶爾不敢以告人

比也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

為之隱也輯錄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揚

音人乃所以深告昭公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

矣情既知隱而不告者豈非助逆而欲歸之也○

氏曰古者不執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

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田氏以

以公量收貸多取少民皆德之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

已至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哀公六

公卒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以夜至齊立

之是為悼公愚謂自古賊臣陰結人心以盜之國者

多矣然使為君者施實德以惠其民執主柄以御其

下恩威一出於已則彼將何所容其偽哉此昏儒之

君所以為可罪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一章二章喜從其叛三章隱其情而助其叛○增釋此詩桓叔將以傾晉國人欲叛而歸之故作是詩據無衣之詩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之疏義云無衣之詩本史記說與春秋不同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

聊且子餘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菜更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

語助也朋比也無朋言無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

之蕃盛則來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

此以椒之蕃衍興沃之盛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

而實益蕃也晉至於沃而勢愈盛猶椒至此不知其

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反彼其之子碩大且

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羽輯錄李氏曰陸農師云兩手為

相備而篤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誇美之意反覆道之○揚之水

方言其盛大耳揚之水言我聞有命則纂逆已

成之勢也二詩之次序當然輯錄嚴氏曰此詩

網直留繆反東新二星在天叶織今夕何夕

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網繆猶纏綿也輯錄東新之三星心也在天昏

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月令季春之月昏七星中

也星宿在正南則心星在正東矣輯錄通釋曰心宿

之象三星鼎立故因謂之三星然凡三星者非止心

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酉位而心宿始見於地之東

方此詩男女既過仲春之月良人夫稱也○國亂民

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仲春令會男女

今至三月則失其時矣詩人叙其婦語去聲夫之詞曰方網繆以

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

忽見良人之在此披為偶然而見此則其所幸而見也幸而見者亦若偶然見之故託

言所事而以其所見者為與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柰此良

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喜不自勝如此○釋許氏曰仲春會男女禮也今過時之人自謂婚姻之道失矣而忽得遂此所以樂也

○網繆束芻叶韻三星在隅叶韻今夕何夕見

此邂逅戶解反胡豆反叶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

遇之意此為夫婦相語之詞也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占反今夕何夕見此繁

者叶章反子兮子兮如此繁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昏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蓋衆星隨天而轉繁美也此為夫語婦之

詞也或曰女三為察一妻二妾也輯錄毛傳云○國三為衆女三為察又日繁美物言美女也

網繆三章章六句以夜之淺深為次序

有杖徒細反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馬反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扶兩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

無兄弟胡不攸七利反焉興也杖特也杜赤棠也輯錄孔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

亦字子遊

而醉無味。滑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

比輔。攸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

人之詞。言扶然之杜。其葉猶滑滑然。人無兄弟則獨

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特生之木。若甚茂而獨行之

人則無與人不如物。故以為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兄

弟。是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閱

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也。

○有扶之杜。其葉菁菁。菁菁。子零。反。獨行。眾眾。眾眾。求聲。反。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

人無兄弟。胡不攸焉。

興也。菁菁。亦盛貌。眾眾。無所依貌。

杜杜二章章九句

由同父而同姓。以親疎為次序。

沃骨肉相爭。致使民之兄弟欲相棄背。而知理者。自相戒之辭耳。

羔裘豹祛

起居起

自我人居居

於斤

豈無他人

維子之故

攻平古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祛也。

屬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

純羔。大夫間之。故以羔皮為裘。以豹飾袖口。若居未詳。

○羔裘豹裘

音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

好

呼報反。叶呼候反。

賦也。裘猶祛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

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

上聲

解。疑亦喜其大夫之

不可
曉也

蕭蕭鴉羽集于苞栩况馬王事靡盬音不能執耒

黍父母何怙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蕭蕭羽聲鴉鳥名似鴈而太無後趾集止也苞

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殼可以染皂者是也

輯錄本章注櫟木三四月開黃花八月結實其實

為皂斗櫟櫟皆有斗爾雅曰櫟其實栝釋曰栝盛實

之房也其實櫟也有栝櫟自裹栝櫟也行也栝

也皆櫟之通名櫟斗子煮食可止飢殼堪染皂盥不

攻綴音也輯錄李氏曰王事靡盬謂勤樹怙恃也○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言鴉之性不

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於

勞苦今乃又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悠

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

○蕭蕭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

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極已也

○蕭蕭鴉行尸即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

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行列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

也梁粟類也有數色輯錄本章注凡云梁米皆是粟

青而細於黃白梁黃梁穗嘗食也常復其常也後其

大毛長殼米俱產於白梁遂安居之樂矣

鴉羽三章章七句

一章言居處何時而可定二章言行役何時而可已三章言傷

時之樂。何時而可復。輯錄通釋曰。變風多作於春秋時。斯時也。天下不知有王之時也。而此門云。王事適我。伯兮云。為王前驅。此詩亦云。王事而且以靡盬為言。雖皆怨者之詞。猶幸王命之行於列國。亦可以見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也。亦可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也。○增釋此詩言君子之於王事。不可不盡心竭力。堅牢致敏。毋乃行役之。又勞苦之甚。而不得親其親。養其父母。故呼天而告之曰。何時而得安其所也。何時行役而得已也。可時而得復其常也。言甚有感怨而不迫。雖謂唐風之學。其為人上者。使民無制。蓋可見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衣三章。一曰火。三曰宗彝。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見七章也。其餘如冕則七旒。纁七就。之類皆是也。韋錄見春官典命。又司服云。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秋官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執圭七寸。纁籍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纁纁七就。貳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子天子。天子車七乘。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

輯錄本孫作子。詳見鴉羽序注。李氏

曰桓叔生莊伯。解生武公。稱

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

虛宜反與

同。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

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

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

輯錄黃氏曰。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

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歎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

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

已甚矣。

顧錄輔氏曰。請命于天子。而敢自謂。豈曰無衣。不如子之所命。則其辭之恃慢無禮。亦甚矣。

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

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
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兮

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以當侯

伯之命得受六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六者天子男之

六者天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始言七終言六以謙損降殺為

人所不與也以其晉世家考之初滿父弒昭侯而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子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鄰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國人又不與也及

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胤是為哀侯
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
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四舉而國人
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資
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
已而從之耳然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
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所
不容人窮傷周之衰也呂東萊曰史記左傳
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帥于曲沃專
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
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
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
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
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
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
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以來者漸矣解
頤曰武公之事人情所不與其理所不容王法
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
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不附非假王靈則終
不能以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

聞朝王而請命于其使充非禮也為僖王者固當正名其罪命方伯連帥帥諸侯以討之曠其都而戮其人為晉立君而後反則人紀既壞而復正王綱已弛而復振文武之道復興於東周矣不此之圖顧乃貪於寶玩而爵命行焉其為長惡也大矣夫子不刪其詩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按解頤本嚴氏說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呼報反食於鴉反

此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杖然之杜生于道左其陰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

寡弱之足患哉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

此也周曲也道左則僻道周則迂杖杜生于僻左迂合兩句而為比輯錄言道周遶之故為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適我且不肯况肯來以遊

輯錄輔氏曰好賢而自恐不足以致之則凡可致之者必無不用也中心好之而自恐其不可得飲食之則凡可以養之者必無所吝也好賢之心如此則在彼之賢安有不至而在我之勢又曷患於寡弱哉

葛生蒙楚歎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興也歎草名似枯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

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歎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羨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此以人不○葛生蒙棘，歎蔓于域，予羨亡此，誰與獨息？如物為興興也。域，塋音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羨亡此，誰與獨旦。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夜，叶羊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叶姬

賦也。夏日，冬夜，未居墳墓也。○夏日冬夜，獨居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歸無期，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輯錄張南軒曰：知其死亡之無日矣，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立而已。其

亦傷之至也鄭氏曰：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也。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賦也。室，墳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前三章則思之切，後二章則思之專。輯錄輔氏曰：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音捨旃，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首陽，首山之南也。輯錄首陽在河東蒲坂縣亦為山名。陽為山之南。春秋傳亦曰：趙宣子田于首山。然此詩下章又云：首陽之東，則似首陽二字同為山名。論語集注亦嘗指首陽為山名矣。豈泛名其山，則曰首山，南而言則又獨得首陽之稱乎？巔

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於首

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

也。山巔固有人言以是而或未必於山之也。巔也。人言以是而或未必於山之也。姑舍置之而

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

止矣。或曰興也。山巔之苓可采而讒人之言難言反意相承則興也。下章放

此輯錄解頤曰：無遽以為信，則欲其察之詳也。曰舍

誰之，以理之所有其計且有所不行，况欲味之以理

之所無，其計果孰得而行哉。小人之為讒，諸或積小

以成大，或飾虛以為實，其為害也大矣。患人君不能

徐察而審聽之耳。苟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

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

比也。苦，苦菜也。主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比為反而美

與許也。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也。從德也。

采芣二章章八句。反獲獲刺輯錄卑雅曰：苓生於

有苓其下不必有苦其東不必有芣則理可

唐國十二篇三十二章二百二句。憂深思遠

扶柱好賢蓋亦知所崇尚者。聽讒有刺在後

有怨亦無責於變風時惟武公之玩惡大驚

秦一之十一

所無有也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

疏秦者隴西谷名漢地理志隴西秦亭秦初伯

益佐禹治平水有功賜姓嬴氏

實官掌上草木鳥獸賜姓曰嬴秦本紀秦之

先帝顯頊之苗裔孫曰女脩生大業生大費是

為伯翳地理志秦之先曰伯益又云嬴伯益之

後則伯翳伯益聲轉字異猶一人也問姓氏如

何分別朱子曰姓是大總嬴氏是後來次第

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李氏何為姬

姓而氏其後中音滿允律及居西戎以保西壘

不同也其後中音滿允律及居西戎以保西壘

也說文壘毛韻通也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

事周孝王養馬於河出音率輯錄地理志曰河水

渭之間馬大繁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

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女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封諸

制兼祖宗與王之地位以業嬴秦俾

去州之域近鳥鼠山

初伯

嬴氏

治水王

大業生大費是

伯益之

一人也問姓氏如

後來次第

何為姬

姓而氏其後中音滿允律及居西戎以保西壘

事周孝王養馬於河出音率輯錄地理志曰河水

渭之間馬大繁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

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女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封諸

制兼祖宗與王之地位以業嬴秦俾

之富強卒禍周室則平王之罪也襄公遂有周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唐既變則先代之風盡矣狄強大無怪也

次以秦愚謂王道衰國異政於是而有霸者而

文秦穆曰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

也又按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

之不知何故然蘇氏謂周之盛時千八百歲無

春秋猶百餘歲變風之作先春秋久矣而見於

者止如此雖小如魯曹亡如邾邾觀皆在其中

則是有者自有無者自無非天子不能以列之

樂官亦非本有而夫子刪之也吳楚無詩無庸

繫矣召伯之燕亦當以此列觀之

輯錄解顧

之富強卒禍周室則平王之罪也襄公遂有周

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唐既變則先代之風盡矣狄強大無怪也

次以秦愚謂王道衰國異政於是而有霸者而

文秦穆曰繼以起齊魏唐秦上屬王鄭或以此

也又按秦與吳楚皆非中國秦有詩而吳楚無

曰按成與非子。本兄弟也。成之族既為大戎所滅，而非子之孫秦仲復敗死于西戎，則二戎者因秦之世讎也。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則二戎者又豈非周之世讎哉？使平王而有志焉，則於襄公之封宜命之糾合侯伯，統率師徒而討之。則王繼可以不東，我難可以必除。而先王之讎亦可以少報矣。既不難，然乃曰：能逐大戎，即有岐豐之地，夫岐豐之地與王之墳墓在焉，宗廟在焉，宮室之羨，官府之富，皆在焉。如之何其可委之而去也？且先王之封國有常制矣。三百里之地，對方百里者，以開方計之，則又不止於此。是矣。而一旦舉而界之於秦，秦曰：其地已為大戎所侵，冷其自取。然秦能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以取之乎？王而少有越句踐之志，則必不若是。忽矣。故嘗謂平王之東也，忘先王之仇讎，而不報秦先王之土地，人民而不恤，魯先王之宗廟墳墓而不顧，廢先王之典章法度，而不守。使與王八百里之地，秦歸於秦，則秦之代興，不待他日，而其地已見於此矣。何勝憤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賦也。鄰鄰，衆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顛。

孔疏曰：的，白也。顛，額也。今之戴星馬，王氏稱君子指秦曰：白顛，蓋名馬。驢盜驢赤兔的顛之稱。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

寺人，詔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詩緝曰：寺人闕官。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阪，反。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老矣。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

秦之先君昔所未嘗有也。所未嘗有也。

阪，反。有漆隈，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老矣。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興也。八十曰耄。

○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矣。

興也。八十曰耄。○阪則有漆矣。隈則有栗矣。

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矣。

今不樂則逝者其萎矣輔氏曰秦國方典禮儀初備入心歡悅而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此與唐風山有樞之言不同愚謂勸其為樂本同也至於逸樂之是憂思之不知易於滿蓋秦名之微則非唐比矣此為無義之與山有樞以兩句與六句此詩則以兩句與兩句後兩句在與外兩句與六句中一句簡易相親之俗也未二句悲壯慷慨之氣也秦之發以此而止於為秦亦以此。增釋傳文六句以則矣二字無礙為訓即朱子說詩之法也點平声

○阪有桑隱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公者不樂逝者其亡

與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車鄰二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首章誇其所有後二章勸其樂

駟驥田結反孔阜皆音有反六轡在手公之媚媚音異反子

從人字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驥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

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軾即轡字音

決眾之有古者見小戎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輯錄嚴氏曰首句言馬之良二句言御之良三句四句見便發足使令於前也此亦前篇之意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反公曰左之舍音捨技

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辰牡者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群獸之類諸本脫秋字又脫奉之者

虞人翼以待射音也稍異獸人云春秋獻獸物注狼

膏黍稷膏散聚則温散則凉故冬夏獻之春秋寒温
適故獸物皆獻之孔疏曰獸人所獻以供膳虞人無
奉獸之文故引獸人碩肥大也公曰左之者命御者
之文以解時牲耳

使左其車以射音石獸之左也蓋射必中音去其左乃
為中殺五御所謂逐會左者為音去是故也音見車攻

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音胡轡音由車鸞鑣音彼

載音力後音反歇音許駟音許駟音許駟音許駟音許

賦也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閑調習也轡輕音去又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也鸞鈴也効鸞鳥之聲鸞馬銜也驅音去又逆之京

駟駟於馬銜之兩旁

逆迎也謂與禽遇也

和在軾也後歇駟皆田犬名長喙

音諱曰後短喙曰歇

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氏曰王嚴戴文口也黃

駟駟三章章四句

首章出獵二章獲獸三章畢事

之盛也六轡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公以田獵疑即
公于狩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以田獵疑即
指御者而言也奉時辰壯辰壯孔碩虞人奉翼
大獸以待公之射禮義之備也公曰左之舍技
則獲射御之精也遊于北園因出狩而遊觀也
四馬既閑車馬皆閑習也轡車鸞鑣載後歇駟
維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
叙其事而誇美之也秦本保于西戎自非子為

附庸而邑之秦遂入于中國自襄公為諸侯盡
有周西都畿內岐豐之地然後始備中國之禮
儀侍御而詩人美之然觀其所美者如此則其
所缺者亦多矣張南軒曰讀車鄰駟職之詩則
知秦之立國自其始創則不過盛其車馬奉養
之事流風亦習乎是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
也則其流風亦習乎是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制民
但以君所乘車而言四馬一色君車之選也媚
子公之御者也六轡在手任其手也公曰左之
命此人也舍後則獲君射之善又以見御之良
也誅其辭意則車馬侍
從之盛不言而可見矣

小戎 伐 錢 茂 收 五 梁 鞞 游 環 會 驅 居

懼反又 陰 鞞 音 漆 音 績 叶 箭 屢 反 文 茵 音 暢 亮

反 鞞 去 反 又 駕 我 騏 音 鼻 之 樹 反 又 言 念 尹 子 温

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輯錄董氏曰六月言元戎此天子之車也謂之小戎宜

也 伐 淺 也 收 軫 也 謂 車 前 後 兩 端 橫 木 所 以 收 斂 所

載 者 也 凡 車 之 制 廣 皆 六 尺 六 寸 其 平 地 任 載 者 為

大 車 則 軫 深 八 尺 兵 車 則 軾 深 四 尺 四 寸 故 曰 小 戎

伐 收 也 輯錄孔疏曰兵車當輿之內前軾至後軾惟

故以淺 深言之 五 五 束 也 蔡 歷 錄 音 然 文 章 之 貌 也 梁 鞞 從

前 軾 以 前 稍 曲 而 上 至 衡 則 向 下 鉤 之 橫 衡 於 軾 下

而 鞞 形 穹 隆 上 曲 如 屋 之 梁 梁 鞞 即 轅 也 又 以 皮 革 五 處

束 之 其 文 意 歷 錄 然 也 游 環 鞞 環 也 以 皮 為 環 當 兩

服 馬 之 背 上 游 移 前 却 無 定 處 引 兩 騂 馬 之 外 轡 貫

其 中 而 執 之 所 以 制 騂 馬 使 不 得 外 出 左 傳 曰 如 騂

之 有 鞞 是 也 輯錄定公九年注言 脅 驅 亦 以 皮 為 之

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
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執也執在軾前而
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執故謂之陰也軾一作
或從九居謀反昭武黃氏以此為是蓋車軾前為軾也軾
皆定於軌論中之執既同則徹迹亦同後人因謂車
轍為軌車輪崇六尺六寸執居輪之中實得三尺三
寸愚按如此則車軾前總謂之軾音如范其兩輪相
夾之中車轍以上高廣皆三尺三十謂之軌音如壓
二字皆可通也橫側揜之者橫用一板揜其前側用
二板揜其左右二面而揜之橫側板之內與軾前側用
映軾以皮三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
毛傳軾所漆續陰版之上有續軾之處消白金沃灌
其環以為飾也鞞鞞孔疏曰漆沃也謂消白金以
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

故別為二鞞以引車亦謂之鞞鞞錄羅氏曰新當

馬之胸胸前有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鞞錄孔疏曰

衡則為二物係陰版上今驂馬引之大板于田文因

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較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較一尺有半兵車之較長三尺

二寸故兵車曰暢較鞞錄孔疏曰言騏驎文也鞞錄

風鳴馬左足白曰鼻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温其如玉

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版為屋念其建在

日在其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

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以滅成之族及襄公上承天

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

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
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報君父之仇其所
以不自已者豈伎念之心哉乃大倫之正天理之發
以大義驅其人而戰之此襄公所以能用其人而秦
公所以樂為之用也

○四牡孔阜我有六轡在手騏驎音是中叶諸馬古

反驪是驂叶疏龍盾順允之合塗以艘古完納音言

念君子溫其在邑叶於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駟中兩服馬也黃馬黑鬣曰騊駼

黑色也看干也輯錄孔疏盾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

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輯錄黃氏曰盾者

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艘

之有古者輈駟內轡也置艘於軾前以係輈故謂之
艘輈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
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之極也

○伐駟孔羣九音求塗錚徒對反蒙伐有苑叶音虎

張叔亮鏤音雁音交報二弓弘叶姑竹閉緄反古本滕直登言

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監良人秩秩德音叶一

賦也伐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

馬之旋習也孔甚祥和也輯錄物不和則不得九示

三隅矛也刃有塗錚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刃在上為未其本之底者為錚蒙雜也伐中干也看

之別名盾食允反大者謂之擗中苑文貌畫雜羽之

文於看上也虎韋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鏤金以飾
馬當背帶也交韋交二弓於韋也謂顛倒安置之必
二弓以備壞也閉弓繫也儀禮作鞞緹繩膝約也以
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繫弓體使正也
正弓曰繫音景弓繫載寢載輿言思之深而起居不
讀如字正弓器也寧也厭厭安也安重也言其秩秩有序也聲言之著
自折及遠所謂秩秩之德音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輔氏曰以主車馬兵器言下以
義也輔錄解頤曰一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善二章言其
馬之良三章言其器之備以如是之善二章言其
是之寇讎此其勢誇之詞也温則言其德之和
易厭厭則言其德之安靜秩秩則言其德之有
常以如是之君子而親如是之勞苦此其閱惜
之詞也西戎者秦人不共戴天之讎也故復難

討賊之義不特其君知之其卿大夫知之其國
人知之雖行役者之婦人亦無不知之而其形
於言者如此東周之
君臣亦可以少愧矣

蒹古恬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

所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溯遊從之死在水中央

賦也兼似萑音九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音廉爾

蘆屬而小可為葭音九蘆也兼葭未敗而露始為霜秋水

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秋水盛川流之絕者亦通無

水音九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溯洄逆流而上

聲也遊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言

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

在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

指也

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

念而作與。輯錄解頤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

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

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順流而

下以求之與則既遠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

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

慕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殷

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

之道阻且躋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指也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

念而作與。輯錄解頤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

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

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順流而

下以求之與則既遠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

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

慕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殷

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

之道阻且躋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指也秦無尊賢好德之風又無男女淫奔豈朋友相

念而作與。輯錄解頤曰白露為霜言其時之

暮也在水一方言其居之遠也迫之以時之暮限之

以水之遠所謂伊人果若何而求之將欲使之順流而

下以求之與則既遠而不可至然則斯人也其終不

可見乎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亦在乎心誠

慕之而已所謂伊人雖不知其所指然味其詞有殷

不知其何人耳舊說以為未能用周禮者非是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

之道阻且躋溯洄從之宛在水中坻

賦也淒淒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從之道阻且右

賦也采采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

有乘皆二者兼備之意故以為興。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馘之意也。車鄰駟馘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已禮樂教化未之聞也。鳴。馘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

已相戾也漢韋賢傳注云亞古繡刺反繡也將將

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

安寧也無窮之意

終南一章章六句一章美之二章美而祝之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首

天之特臨其穴叶戶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石

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

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

贖音茂也○秦穆公名任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

從開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去之賦黃鳥事見春

秋傳見文公六年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

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被止於荆

應為興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

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質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

易之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反戶郎
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鉗音虎維
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此必以其兄弟
長少為次序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
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况奪之善人

乎今縱無法以遺去聲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扶反又東征也

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為穆公

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孔又云則三子亦

不得為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

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穆公

皆不仁之君而康公尤可罪也辭錄左傳宣
公十五年魏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命也又

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才用反死死死者六十

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去聲焉

蓋其初特出於戎翟秋同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

討其罪於是習以為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

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

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

則莫知其為非也嗚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後始

皇之葬後官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皇葬驪山下三泉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

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官無子者皆令

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之墓也通釋曰古之葬

者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如芻靈亦其類也

不幸流俗之弊而至於作俑又不幸而至於用

人然作俑者夫子且以為不仁而謂其無後况

秦武公既用殉五傳至穆公而又用殉夫子之

言反以無驗孰知穆公之後二十一年傳至莊襄

王而呂氏之子遂絕嬴氏之統維夫始皇不知

所監驪山葬後未三年而呂氏之祀

又絕嗚呼不仁之禍及于孫如此

既伊攝彼晨風叶享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既疾飛貌晨風鷓也鷓性急疾其飛鬱茂盛貌

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

在而言既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

君子而憂心欽欽也物有所歸則意甚得人無所託

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葵藿音葵

之歌同意蓋秦俗也百里奚貴顯遺棄其妻妻作歌

離故妻處今日○山有苞櫟盧狄反叶隰有六駮邦角未見君

子憂心靡樂音各反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與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

與也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山則有苞櫟矣隰

則有六駁矣。輯錄孔疏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山高隰下則有樂與駁夫婦離別則有靡樂之憂心物與地相宜而情與事相係也故以興靡樂則憂之甚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亦羅也。輯錄陸氏曰其文細密實似梨而小酢醋可食實小而味酸可食也輯錄陸氏曰有晚美者如醉則憂又甚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以憂思之深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

戈矛與子同仇

也也袍補音也此用所為也輯錄王藻云續為

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也六尺六寸輯錄周禮曰六寸極備柄也也音秘

四尺是也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

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懼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我有報而

非為爾之無衣也君有仇雖蓋欲與爾共報耳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陳君舉曰東遷之後王室雖微而在於人心者未泯也讀文侯之命者嘆平王之無志其有以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語相後章效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王子與師脩我矛

戟叶詁與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

釋字通釋曰戰車戟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與師脩我甲兵叶

反與子偕行叶即

賦也行往也

無衣二章章五句則借作借作則借行也

後之序。增釋許氏曰秦舊周也先王遺化猶有存者其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相明之意也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者相死之心也但秦不善用之一導之以武事而不知以禮故敦厚之風化為剛暴之氣而遂至於不可禁也此詩之作君子知其有漸矣。西戎乃秦人不共戴天

之離而又有王命興師是以同心疾之謳吟聞雖其風俗所致然以義動者人樂為之死亦必然之理也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

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

用之以興二商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

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

音趨八州而朝音潮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

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

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

疆毅果敢之資亦足以疆兵力農而成富疆之

業泚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

國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國者其於
導民之路尤不可不審其所之也韋與文武皆
聖人也然堯之風歷三代而尚有遺於晉至文
武之風則一變為秦而不復有遺者何哉蓋堯
之時風氣方開純朴未散譬之人則孩提之時
也至文武時則其人壯大矣今人於孩提之時
教之則雖若大有不忘者至於年日益壯雖強
而之旋得旋失終不能久而不忘也謝氏曰出
王沒於驪山此中國之大命可以知諸侯無後
之大離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後離之
志矣獨無衣一詩教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
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彼
豐之地披文武周公之化最厚雖世降俗末人
心天理不可既滅者尚異於列國也解頤曰與
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
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此間
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師之聚其所以使之
相保相愛相扶持者要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
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
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

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讎之舉也
惜也周既不能以此而令諸侯秦復不能以此
而匡王室卒之數傳之後計賊復讎之志既衰
貪功謀利之心益勝而其器然好戰之習非復
先王之民矣
秦之民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平耳也韋與文武皆

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康公送之

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

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解韋曰漢地理志云右扶

水之路車諸侯之車也韋與文武皆

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何以贈之瓊瑰古

詩正風秦風送平王歸秦

反玉佩叶蒲眉反

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

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輯錄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或

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瓊瑰石

而次玉輯錄曹氏曰玉佩軒黃瑤瑤之屬輔氏曰讀是詩者見其情意周至言有盡而意無窮良

心之發周如是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贈送之意不一而足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武公生秦穆夫人

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小戎子生夷吾允姓之戎子女也驪姬生奚齊其姊生

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

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去声大

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

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

之是為文公此具晉文出入本末以見康公送之之由王氏曰至渭

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

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輯錄謝氏曰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

見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

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平孤之

役魯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之

也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

而克之則怨欲可消矣渭陽之思可取而令孤之怨可引張氏說

以斷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輯錄嚴氏曰造

橋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

者而其後禮意寢衰供億寢薄意安也供其賈而反之也至於

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秦君非有

好賢之誠心者故其無恒如此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今也每食不飽叶捕苟反

于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勝輯錄勝孔方曰簋圓曰簠

盛音成稻梁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一章章五句無餘已不可不飽則甚矣譏刺之意以漸而深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

王每置酒嘗為去声下同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

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

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于廉反我於市遂稱疾申

公白公強上声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

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

吾二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

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輯錄區區

小貌此句蓋與上文失小禮相應輔氏禮作醴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

也厚薄而在誠之至與不至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小戎無衣見秦

人之勇於公義如此車隣駟驥終南秦之盛也駸駸乎不可遏矣惜乎殘忍不仁有黃鳥簡賢棄禮有權輿而骨肉相忘習俗之薄又有如晨風者秦之所以易興易亡者以其無先王禮義故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六 畢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七

陳一之十二

陳國名大皞伏羲氏之墟音在禹貢豫州之東

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

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閔音父為周陶正武

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音大姬

妻去聲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

帝帝堯之後其為三恪樂記云武王未下車封

後於祀帝舜之後於陳是為三恪恪者敬也先

聖之後當敬者也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年

云舜聖故謂之神明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五年

巫覡胡狄歌舞之事其民化之大姬無子故好

歌舞之事解錄今之陳州即其地也按陳檜曹女曰巫男曰現亦宜居變風之終又變風訖于陳靈陳有靈公之詩治之詩故二國不可先陳而以陳烈於其前也解錄陳州今隸河南開封府

子之湯他即他兮宛丘之上辰羊辰兮洵音有

情兮而無望武方武兮

賦也子指遊蕩之人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

丘解錄宛丘因以洵信也望人所瞻望也○國人見

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言雖信

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解錄蒲氏曰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叶後無冬無夏叶與值

直買其路烏羽

賦也坎擊鼓聲值植也鷺春鋤今鷺鷥好而潔白頭

上有長毛十數故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解錄孔氏曰持言無時不出遊而鼓舞於是也解錄

○坎其擊乎方有宛丘之道叶徒無冬無夏值

其路烏羽音導有反

賦也缶瓦器可以節樂即今翽翽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一章刺其蕩二章

東門之枌符云宛丘之栩况浦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其下叶後

反五反

賦也粉白榆也先生葉邵著音茨皮色白子仲之子
子仲氏之女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
其事以相樂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叶南方之原無韻未詳不績其

麻葉反市也婆娑

賦也穀善差擇也○既差擇善且以會于南方之原

於是棄其業以舞於市而往會也此章專主女子言也

○穀旦于逝越以醴制反邁制反視爾如覈視

貽我握椒

賦也逝往越於醴衆也邁行也覈音芣也又名

荊葵紫色起以蕪菁濮氏曰芣芣水草多花少葉又翹

未生花紫色自根及餘而上連接甚密椒芬芳之物

也○言又以善且而往於是以其衆行而男女相與

道其慕悅之詞曰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芣芣之華於

是遺聲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去聲也增釋吳師道

是遺聲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去聲也增釋吳師道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一章自述今日之事二章

之事二章又陳今日之情輯錄輔氏曰夫民勞

則思想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

心生理勢之必然也陳國之地廣平又以大夫

甚矣故繼以東門之枌男女聚會歌舞婦人棄

其所業相與慕悅各有所贈以交情好動其

欲者亦其勢之必然也又曰男女雜處淫亂必生

衡門之下可以棲西音遲泌反之洋洋可以樂音飢

賦也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重屋

門側之堂謂之塾。增釋許氏曰衡門之詩隱士所

作阿塾堂宇傳因疏文之舊亦大約言門之深者有

復若是也。命士之堂三尺庶人蓋無。門之制豈

衡木為之。此橫木為門言其茂也。棲遲遊息也。泌泉

水也洋洋水流貌。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言衡門雖淺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雖不可飽然亦

可以玩樂而忘飢也。此與衡詩考樂相似。○增釋此

外慕之心雖皆賦賦實以此意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豈其取音妻必齊之姜

賦也姜齊姓齊宋皆大國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叶

賦也釋錄本草鯉魚脊中鱗一道數至尾無小大

皆三十六鱗有赤白黃三種故為魚之貴者。子

宋姓。食色性之欲也。而食魚不必魴鯉娶妻不必齊

素位而行不顧乎其外斯人之謂歟。

衡門三章章四句一章則自安而無勉強之意。二

章三章則自足而無欲羨之心。陳詩十篇二詩蕩六詩滂一詩刺惡人汗穢

卓立乎流俗者也。賢哉。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麻葉彼美淑姬可與

晤反歌反興也池城池也漚疾漚反也浴麻者必先以水漚之

釋錄孔疏漸清使之柔忍。晤猶解反。下介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語相應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反直呂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興也紵麻屬中至春自生荆揚間一歲三收剥去其皮之表但得其裏緝以織布

○東門之池可以漚管古願反叶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興也管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而報宜為索

也釋錄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葉管則與管皆謂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芩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芨即管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愛慕之意反覆道之

東門之揚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興也東門相期之地也揚柳之揚起者也牂牂盛貌

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

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之揚其葉肺肺音計反昏以為期明星晷晷之世反

興也肺肺猶牂牂也晷晷猶煌煌也相因特即所見以為興

上章同

東門之揚二章章四句疑慮之意反覆道之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興也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斯折也夫指所刺之

人也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言墓門

有棘則斧以斯之矣此人不長則國人知之矣人皆知之

人皆非之矣此以惡惡之意為興 國人知之而猶不自改則自疇昔

而已然非一日之積矣所謂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

所指也輯錄慶源輔氏曰人之為惡初動於隱微之中猶有懼人之知之之心至於公然形肆於外

則已無所忌憚矣然猶幸其為人所規正刺譏而有改也今其為惡至於國人皆知之而猶不自改自疇昔

矣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叶息

之訊予不顧叶果五反顛倒思予叶寅女反

興也鴉鴉千嬌反惡聲之鳥也萃集訊告也顛倒狼狽

之狀○墓門有梅則有鴉萃之矣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此以可惡之物以為惡惡之興訊之而不予顧至

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改惡為善則可免患然則及今則可

字以寒改也此見詩人愛人無已之意或曰訊予之子疑當依前章作而

墓門二章章六句前章絕之後章微教之

防有鵲巢其茶反有旨苕徒離反叶誰侑陟留反

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興也防人所築以捍水者印丘旨美也苕苕饒也莖

如勞豆而細葉似莖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

小豆藿也侑張也輯錄毛傳猶鄭風之所謂廷居望反

也予美指所與私者也忉忉憂貌○此男女之有私

而憂或間之之詞故曰防則有鵲巢矣印則有旨苕

矣今此何人而侑張予之所美使我憂之而至於忉

切乎 被所宜有之物則皆有此所不當有之事

○中唐有甃瓦 蒲歷 邛有旨鷓 五歷 誰侑予美心

焉惕惕 吐歷 興也廟中路謂之唐 輯錄臨堂下甃瓦 零齏 音 滴也 爾

注曰既甃 也音鹿重鷓 小草雜色如綵惕惕猶切切也

防有鷓巢二章章四句 憂慮之意

月出皎兮 佼人僚兮 舒窈窕兮 鳥了 舒窈窕兮 鳥了 舒窈窕兮 鳥了

兮勞心悄悄 七小 兮

興也皎月光也佼人美人也僚好貌窈窕幽遠也舒愁結也悄悄憂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言月出則皎然矣佼人則僚然矣安得見之而舒窈窕之情

乎是以為之勞心而悄悄也 此因所見以起興蓋月

時也意與東方之日畧同

○月出皓皓 佼人僚僚 舒憂

受 叶時 兮勞心慄慄 兮 七 兮

興也僚好貌慄受憂思也慄猶悄也

○月出照兮 佼人燎燎 舒天 於表 紹實照

兮勞心慘 當依慄 兮

興也燎明也天紹糾緊之意 凡人心平則舒慘憂也

輯錄慄七 音草呂氏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與

月出三章章四句

之也切其憂之也深移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思求而不獲哉昔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胡為乎株林從夏反南叶尼心匪適株林從夏南

賦也株林夏氏邑也輯錄寰宇記陳州西安縣西南

株林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故柘城在南陵

縣南七十里李氏曰王氏以為株邑也邑外曰郊

野野外曰牧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

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為

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從夏

南故耳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詩

人之忠厚如此

○駕我乘反馬叶蒲說音于株野與反乘叶平

我乘駒朝食于株

賦也說舍也馬六尺以下曰駒鄭氏曰我

株林二章章四句前章隱其惡後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

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息列治

諫不聽而殺之宣公九年後卒為夫声其子徵舒所

弑宣公十年而徵舒復扶又為楚莊王所誅宣公十

荒穢者必亡執逆者必誅集傳舉其大要而所

以示鑒戒者亦明矣輯錄左氏傳史記靈公十

四年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乘

其初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

焉公告二子請殺洩治公弗禁遂殺之十五年

公與二子飲於夏氏謂行父曰徵舒以汝對曰

亦似君徵舒怒公出自其旄射而殺之二子奔

立靈公子午是為成公父方武反相汝栗反婦

人近身內衣射食亦反解頰曰衛之亂至於墻

有茨而極於是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

林而極於是入陳之禍然則狄非能入衛

也宣姜實召之也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實召之也此所謂文成也此事以觀可以為淫亂者之戒矣

彼澤之陂

叶音

有蒲與荷

何音

有美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為涕

他第

泗

音光

沔

徒何

興也陂澤障也

輯錄澤障謂障水之所鍾聚也

蒲水草可為席

者

輯錄說文曰蒲似莞而編有脊滑柔而溫

荷美葉也

輯錄爾雅曰荷美其本蓋其華蓋其其實蓮其根

泗

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

曾釋許氏曰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

自目曰涕

男子

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

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為涕泗沔沔而已

矣

即彼之也則有其物即此之事則獨無其計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有字相呼而無字反應有字

為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

古類反叶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其自

寤寐無為中心悄悄

鳥玄

興也蘭蘭也卷鬢髮之美也

輯錄李氏曰靈令其人

則悄悄猶悒悒也

輯錄不安

○彼澤之陂有蒲萋

戶感

萋

大感反叶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魚檢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叶知

興也萋萋荷華也儼衿莊貌輾轉伏枕而不寐思

之深且久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思念之情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風十篇男

澤陂三章章六句

反覆道之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女淫泆之詩居其大半此則遊蕩無度之所致也愚謂淫亂之風鄭衛以外陳為最陳詩首以遊蕩之詩以見蕩則必淫也若魏之儉畱褊急唐之憂深思遠素人勇赴公義而汲汲乎興國則又豈暇於遊蕩哉是故淫亂之詩三國免焉有以也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

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

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音錯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錯與階同階布也安者也男女者三

綱之本萬事之先也婦人倫也安者也男女者三

而後父子有親正風之所以為正者舉其正者以勸

之也變風之所以為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

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降民之死

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平復力六亦

何疑哉詩之為教懲惡勸善而已春秋書亂

取淫奔諸詩悉去之則善有可法惡無可戒

忠非聖經本意矣輯錄通釋曰變風終於陳

檜一之十三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柴波之南輯錄柴波孔氏以為一水周

差則二水也柴居漆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

後輯錄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

濟洛河頰之間為檜子○檜釋史記楚世家

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世本名老童卷章
生重黎為帝嚳高辛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祝大融明也共工氏作亂帝使
祝融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
居火正為祝融吳回亦卷章生吳回生陸終陸
終子六人其四曰會人此即檜之祖也云姓檜
本祝融所封之靈唯云周襄為鄭桓公所滅而
姓之後處其地云音云周襄為鄭桓公所滅而
遷國焉諸本作桓公誤今之鄭州即其地也今隸河南
府開封蘇氏以為檜詩皆為去聲鄭作如邶廬之於
衛也未知是否

羔裘道遠狐裘以朝直進反叶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
賦也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
服也臨下朝君各有其服今檜君以臨朝之服○舊
說檜君好潔其衣服道遠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

故詩人憂之檜小國也強於為治或可以免禍耳
事惟在衣服之間則其不能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翩翩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翩翩猶道遠也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叶豈不爾

思中心是悼

賦也膏指所漬也日出有曜日照之則有光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憂念之惰反覆道之韓錄輔氏

悲之也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後可救也豈不爾思

各日出有曜其君之服飾非不美也豈不爾思

中心是悼則其所關者蓋可知矣○增釋許氏
曰羔裘狐裘國君所得服非奢也然羔裘以視
朝可也而以道遠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
以自朝其羣臣則固已失禮之正矣而又不能

詩經卷之七

強於政治惟服其服尸其位而已觀如膏有罹
之言則實有好絮衣服之辨耳可不殆哉肝黎
朱氏曰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
者常不忘於中故其發言如此

庶見素冠兮棘人變藥方端兮勞心博博徒端兮

賦也庶幸也編音冠素紕音既祥之冠也語出記黑

經白緯曰編緣音去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縱縱音

爾哀遽之狀也記檀弓喪事欲其縱縱吉事欲其

禫徒咸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禫徒咸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禫徒咸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禫徒咸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禫徒咸則除之禫除服祭名儀禮中月而禫中猶間

時雖者庶幾見之至於憂勞也輯錄解頤曰三年之

稱其服之難也棘以言其哀遽之狀祭祭以言其

可即是而見之夫惟表裏之相稱本末之兼善所以

為賢借乎今之不及見斯人也則安得而不勞心博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輯錄李

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悲傷

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矣謝氏曰同歸如書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

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以韋為之輯錄孔疏曰古者相魚而

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

知該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義前者不忘本也。
 陳氏曰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
 言蔽也。冕服謂之韞。反。勿。其餘曰鞞。鞞從裳色素衣。
 素裳則素鞞。素鞞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
 歸矣。韞見也。增國之俗不能行三年之服也。常情之所
 此既祥之衣冠矣。而當時賢者無幾見之。而不可得。
 則至於憂勞如此。是其心必有大不安者也。幸而得。
 見之。則又為之愛慕而欲與同歸焉。一焉是又必有。
 大嫌於其心者也。此東漢之心也。先王之制喪服亦。
 以是心而已。豈強民而為之哉。

素冠三章章二句

素冠素衣素鞞以上為次序而意漸深

按喪禮為夫

夫父為君斬衰三年三年事父母致喪

喪三年詩人所指致喪者也此見三年之喪為最重非他服可比也
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其痛甚之心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衰長六寸博四寸緇於外於之上當心李

實之曰衰綴於衣因統名衣為衰也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此准本喪之所以此

年之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音現於夫子援音平

琴而弦術術反且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

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

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

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

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

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此見三年之喪

為不易之定制短喪固非禮而欲過之者亦非
所以為禮也輯錄輔氏曰子夏問子騫之事毛
傳所載如此與禮記不同先王併取宰予之事
言發而不可加一辭焉然熟讀而詳玩之則自有
所發而可以為情性之正矣又曰非以三年之
喪為足以致其親所謂喪三年以制則則賢
者必當俯而就之至於聖人既為之中制則則
隱者其

隱者其

反

楚犄

反

難

反

其枝文

反

其驕之

沃沃

反

樂

反

子之無知

賦也其楚

音

今羊挑也

子如小麥亦似挑

音

曰葉如挑而光尖長而狹花紫赤色其莢莖弱過一
大引蔓于草上一名菜楚生平澤中子細如棗核由
弱不能
為樹
猗難柔順也夫少去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
其楚也○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嘆其不如草木之
無知而無憂也

○隱有甚楚猗難其華

反

天之沃沃樂子

之無家

反

賦也無家言無累也

○隱有甚楚猗難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無室猶無家也

隱有甚楚三章章四句
憂傷之意反覆道之輯錄
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
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
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為使之至
此極哉。為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匪風發

反

兮匪車偈

反

兮顧瞻周道中心

但

反

賦也發飄揚貌偈疾驅貌周道適周之路也但傷也

○周室衰微賢人憂數而作此詩

天下無王則政自諸侯出強陵弱衆

暴寡微發之煩供億之困侵伐之虐所以敝小言常

特風發而車偈而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偈也

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輯錄荀子注言丘

中心為之怛然耳

○匪風飄匹遙反叶兮匪車嘒匹特遙反叶兮顧

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回風輯錄爾雅注旋風也謂之飄嘒嘒控不安之貌平亦

傷也

○誰能亨魚漑古麥反之金符甫反鷲音誰將西歸

懷之好音

興也漑滌也鷲金鷲釋文曰大金一曰鷲西歸

于周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為之

漑其金鷲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以好音言魚則可得美

味尊王則可得善治此皆可喜可願之事故用其語

以見思之之甚但有西歸之人即思有以厚

之也嚴氏曰此詩當作於夷厲之時

匪風三章章四句一章二章歎其衰微三章頌其

能忘如此釋錄輔氏曰王政不綱周室陵遲諸

侯而為之憂傷聞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願瞻周

道而為之憂傷聞有尊王之義者而詩人願瞻周

君臣之彙矣黃氏曰周之得民當於此詩觀之

鮮順曰周之盛時其君則文武成康其臣則周

召毛畢東諸侯之朝觀轉問與其臣民之往來

以供百役者若百川之赴海蓋靡日而不有也

而今也征伐之煩會盟之數吾小國僕僕焉奔走以事大國之不暇而適周者寂乎其無聞也則安得不為之但然而悲傷乎夫惟適周者之寂然也故又重言以結之曰孰有能西歸者乎有則我願慰之以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如古而又以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也

曹一之十四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兖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待考今之曹州即其地也曹州今改為曹縣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叶韻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蟋蟀渠略也似結音蟋音身披而長有角音

黃黑色朝生暮死音蟋音陸氏曰蟋蟀甲下有翅

甲蟲故云以之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蟲而

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刺之言蟋蟀之羽翼翼

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有目

娛而不久故我心憂之而欲其於我歸處耳於我歸

蓋若此矣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其有備而無患也則將

歸輔氏曰人有玩細蟲忘遠慮至如蟋蟀之朝生暮死而不自知所以欲其於我歸處者蓋思有以警誨

之耳○增釋金履祥曰君子念夫人雖不知以遠之計而亦知所以自脩故心之憂之而欲其以我為歸

也蓋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苟有一焉自始所欲進之也序以為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也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叶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采采華飾也息止也

○蟋蟀搔反求勿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音粉叶

比也極闊未詳也注疏闕者從釋之意此虫土裏化

蜂蟪三章章四句反覆道之意

彼候人兮何賦也戈與役對彼其子三百赤帝

賦也諸本作候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何揭役受音

也輯錄孔疏云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今備茲寇也設候人者選上率以為之有四方來者

於竟荷戈兵防衛寇之子指小人帶冕服之鞞

也輯錄帶與鼓通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

為之故其字從卓又以著不畢然一命緼黃音間色帶

黜音珩再命赤帝黜珩三命赤帝葱綫青

也之珩大夫以上赤帝乘軒輯錄許氏曰周記公侯伯

士一命曹為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也此

刺其君遠去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彼候人而何戈

與役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帝何哉晉文公入

曹數上其不用禧負羈而乘軒者二百人左傳僖公

注云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其謂是歟

○維鷄徒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

反其服叶興也鷄音澤輯錄爾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鷄處所不當處之地則欲不遂小人服所不當服之

服則身不稱此見物理不可反其常也故以為興

○維鷄在梁不濡其味陸放彼其之子不遂其媿古豆

興也味喙音遂稱去聲媿寵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

意曰稱意

○奮鳥會兮反蔚反兮反南子山朝子濟子兮反婉於阮反

兮力變反兮反季反女斯反飢

比也奮蔚草木盛多之貌朝濟雲氣升騰也婉少貌

變好貌○奮蔚朝濟言小人衆多而氣盛也季女

婉變自保不妾從人而反飢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

賤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一章二章即其衣服言三章即其恩寵言四章即其威勢言而

且深歎於此以甚惡於彼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叶兮

興也鳴鳩結音鞠也爾雅作亦名戴勝今之布穀

也音嗣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

物之固結而不散也專而無雜一而無二○詩人美

君子之用心均平專均平訓如一故言鳴鳩在

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

如結矣鳴鳩之子七兮衆矣而所以嗣之者均平如

一也人之一身其容儀亦已多矣而君子之

身者無不中其常度矣衛武公以抑抑威儀為德之

然不知其所指也曹小國也詩詞寬廣無嘆惜招

採之意則又非棄而在野

者是故不知其何所指也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遠

去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與皆同其

見音現於威儀動作之間者有常度矣豈固為是拘拘

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見樂記是以由其威儀

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輯錄輔氏曰陳

為說不惟解得此詩意出又正得曾子所言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叶莫淑人君子其帶伊

絲叶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興也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子自飛去母常

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

不移見鳴鳩之專一專一以俟之則無不及愚按母常

一如此是以能均及也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

色飾焉弁皮弁也騏馬之青黑色者弁之色亦如此

也書云四人騏弁今作綦絲帶則當黻弁如縞衣羔

之相稱也○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帶

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騏矣言有常度不差忒

也鳩性專一故不失在梅之子君子之心專一故不

失其外之儀衣服者威儀之一也衣服亦中其常

度則施諸身者無所不均可見矣。首章是即其均

平而見專一之心此下三章是因其專一而有所均平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叶于

興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威儀本有常度其

使之各中其度而無少差忒者矣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四國者

國非一人也然威儀俱中其度則教示之功可以均及於彼矣大學傳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傳引此者又以推廣詩人教所當謹者不但容貌衣服而巳然父子兄弟亦特舉其大者而言其實人倫日用之間凡可謂之儀必其無不可法而後人法之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中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則反

興也儀不忒故能正國人國亦非一人正是一國之意胡

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能正國人則願其壽考使人常有法也

鳴鳩四章章六句一章言其容貌二章言其衣服三章言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

用四章因其功用而為祝頌之詞又其起興之例不同首章及三章四章皆以兩句與兩句其後兩句在興外惟二章則盡以下四句而與之輯錄通釋曰鳴鳩之子雖非一而為鳴鳩詞之

心則如一其子之飛往雖無常而鳴鳩居以養之則有常詩人托興之取義者亦以應接事物之變四國人民之衆而君子則度有常而心如一也然其言之有序以為君子之心如結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度有常度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而不差忒不差忒是以其儀專一而有常而表正四國表正四國則其終也可受天之祿而壽考萬年是雖祝頌之詞固亦天人感通之理也陳定宇曰心結而儀一且不過表裏一致也四國國人之皆正遠近一致也由之久而胡不萬年久近一也也國人願其年壽之久豈非欲賴其表正之久哉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我寤嘆念彼

周京叶居良反

比而興也冽寒也釋錄列旁二點者從水寒也下泉泉下流者也

苞草叢生也稂童梁莠屬也愾歎息之聲也周京天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子所居也○王室陵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

而苞稂見傷為比遂興其愾然以念周京也寒泉則不能潤
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而
語又相應為興體。會釋許氏曰泉固以潤物也然而
必於春夏之時乃能發生至於寒則不適於用而徒
以浸彼稂蕭蕭草而又傷之耳於以見王澤不下流
而所被之政非澤也所以寤而即嘆以念先王之治
寤嘆則見其憂思之極嘆之不已惟寐則已爾卒章
則先王之政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叶陳憫我寤歎念彼京周

比而興也蕭蒿也京周猶周京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音憫我寤歎念彼京師叶霜

比而興也蕭蕭草也解釋本草注曰其生如蒿高五

謂之神物史記云蕭滿百莖者其京師猶京周也錄

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詳見大雅公劉篇

○元元音苕苗陰雨膏古報之四國有王音伯勞力報

音伯勞反力報之

比而興也元元美貌伯勞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

治諸侯有功輯錄李氏曰邠國今河中倚氏縣王制

伯也○言苕苗既元元然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

既有王矣而又有前二章則衰頹相似伯以勞之而語又相呼此章則

興盛相似而語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傷今之不然也傷今思古龜焉

而周已衰固然無可為矣

下泉四章章四句三章以前皆以傷今

程子曰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

九一爻尚存如碩大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

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去可容息也

輯錄安葉氏曰

頌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為利陽未利盡猶有純坤然陽終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二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應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也蓋陰陽二氣語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

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

輿也輯錄一陽在上則為衆陰詩匪風下泉所

以居變風之終也輔氏曰匪風作於東遷之前

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於齊桓之後

無復有興起之望矣直嘔嘆想慕之而已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

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

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輯錄程子因解卦而及匪風下泉二詩居變

風之終之說可謂得聖人之意矣陳氏所謂以

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尤足以

補程子之說故並載之○曾釋吳師道曰先儒

謂匪風下泉居變風之終以明亂之可治變之

可正也嘗因是而合觀二國之風乃知聖人非

獨於二篇為然夫槍曹其地偏小當以節儉為

先在上下者惟好羔裘之絮其衣服綉之衣裳

楚楚其下效之必有其焉素冠之棘人安得而

見乎彼其之子安得而不三衣赤帶乎素冠當

服而不服者赤帶不當服而服者由上失

其道故下失其常也禮制廢壞奪於情欲故數

其反不如物之無知無家也小人進而君子退

威儀無度用心不壹故以鳴鳩起興而美淑人

君子之不可見篇中帶絲弁駟即上篇鶴梁不

稱之反也夫端慤而無情欲者質之美也其儀

一而心如結者德之盛也誠有其人則不可見

矣然此皆周室陵夷政教衰微上無明王下無

賢伯在位皆小人是以政煩賦重民生困悴以至此極西周之思其能已乎聖人於捨曹小國者之以見其困之尤甚思之尤切此匪風下泉之所以為然而其來意皆主於思賢以為有賢者作則反之易聖人之意深矣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鄭衛淫辟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強盛魏儉嗇
綿急唐憂深思速捨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
變風之
大畧也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七

聖